



上世纪20年代的大明湖

□许志杰

1922年10月22日《努力周刊》第25期，刊发胡适先生的两首诗，其中一首题目叫做《大明湖》：

哪里有大明湖！  
只看见无数小湖田，无数芦堤，  
把一片好湖光，  
这里缺少一座百丈的高楼，  
使游人把眼界放宽，  
超过这许多芦堤柳岸，  
打破这种种此疆彼界，  
依然寻出一个大明湖。

胡适先生的这首短诗，并不多见于后人编著的种类繁多、咏唱泉城济南的诗词歌赋文当中。按名气，胡适的名气足够大，虽不以诗著称于世，但在五四新文化风潮中，竭力倡导白话文，写出了品类甚多的白话文作品，包括大量新兴题材与表述形式灵动的现代诗歌，1920年3月初版的《尝试集》便是代表作。《大明湖》一诗之所以没有进入后人法眼，可能与诗歌的题材、描述手法与意境展现有关，不像后人想的那么带有赞美性，那样精彩如画，美轮美奂。如老舍的代表作《济南的秋天》《济南的春天》。

其实，这首短诗《大明湖》首先可能是当时大明湖的真模样，那时尚未开辟为专供游人嬉戏玩耍的公园，而是集居家、打鱼、种藕、游览于一湖的湿地，像诗中写的“只看见无数小湖田，无数芦堤”。再者便是作者借大明湖表达当时军阀混战，割据为王的分裂局面。上世纪20年代的胡适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强力推手，还是一位心怀民族前途大义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他的眼里，被分割的大明湖如同军阀割据，把一个完整的美丽的大中华，纷争得七零八落。

生于1891年的胡适，曾先后在1919年12月、1922年7月和10月三次来到济南。胡适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19年初，胡适在哥大读书时的老师，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到日本讲学，胡适获知消息，便商请各省教育界集资邀请近在日本的杜威履行中国演讲，并得到各地响应。杜威于1919年4月30日抵达上海，之后开始在上海、杭州、北京、天津、沈阳等地演讲。12月24日胡适陪同杜威夫妇乘坐火车到济南。29日杜威面向济南中小教师发表演讲，题目是《新人生观》，胡适担任翻译，省教育厅厅长袁道冲及上百省城各界人士到场听讲。当天晚间，济南中小教职员招待杜威。胡适出席招待会并对教育厅长袁道冲在杜威演讲会上的发言进行了驳斥。在白天的演讲中，袁道冲对杜威的《新人生观》很是不满，在发言时强调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旧的不尽可废，办教育应该教学生效法，使学生的行为不致出轨。

胡适在晚上的招待会上说，袁道冲发言中提到的“学之为言效”是“国渣”，不是“国粹”，应当去掉。教育学生是教他们创造，不是要教他们效法。因为胡适对教育厅长毫不留情的批驳，致使招待会不欢而散。当时，五四运动余波未平，尤其济南的齐鲁大学等高校学生对日本霸占山东的抗议活动一直持续中，胡适陪同杜威在济南住了两周时间，却未能有更多演讲和访问活动。1920年1月初胡适陪杜威返回北京。虽然1920年4月杜威夫妇到泰山游览，却未能再访济南。

胡适第二次来到济南的时间是1922年7月2日，陶行知主持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召开第一次年会，胡适与蔡元培、梁启超、黄炎培、陶行知、蒋梦麟、张元济、朱经农、竺可桢、陶孟和、汤尔和等一起参会。下榻石泰宾馆，最后一天搬至泰丰旅馆，与蒋梦麟同住。其间胡适到省议会演讲“中国国文的教授”，有杨大可记录，后分期发表在当年8月27、28日两天的《晨报·副镌》上。胡适等人还于7月7日下午，造访齐鲁大学，参观由英国传教士怀恩光创建的广智院，称赞广智院“在山东社会里已成了一个重要的教育机关。每日来游的人，男男女女，有长衣的乡绅，有短衣或者半臂的贫民。本年此地赛会期内，来游的人每日超过七千之数。”7月9日早晨六点，他搭乘火车返回北京。在火车上遇到地质学家丁文江以及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和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

时隔不到三个月，当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八届联合会议在济南召开，各省代表共45人参加，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作为北京教育会代表入会。10月9日，胡适乘火车到达济南站，下榻离车站不远处的津浦铁路宾馆。胡适对津浦铁路宾馆非常满意，在日记中有记：“这是津浦路局设的，开张不久，建筑蛮好，陈设设备很好，在北京只有少数可比得上它。上海的大东、东亚大闸，不如此地静而宽广。”11日下午两点，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正式开会，山东省长田中玉参会。胡适发表演说。从14日开始，会议甲组审查会讨论胡适等草拟的议案，还公推胡适、袁希涛、许倬云根据讨论的结果，修正胡适等人拟写的草案。17日，作为《审查会报告案》，提交18日全体大会通过。10月19日，胡适乘火车离开济南返回北京，作《记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讨论学制的经过》一文，在10月22日的《努力周刊》发表，详细记述了此次济南会议的有关情况。

与前两次到济南不同，第三次到济南胡适便轻松多了，开会之余，到济南第一师范学校作了《思想训练的原理》的演讲，受到师生热烈欢迎。此外还到济南的书店，淘了自己喜欢的书籍，到理发店理了发，在友人的陪同下游览了济南的名胜千佛山、大明湖、黑虎泉，给胡适留下深刻印象，叹曰不虚此行。短诗《大明湖》就是此次游览三大名胜之后，于10月12日写下的。胡适日记：“同书城(姚书城)到司家码头，雇船游大明湖，到了历下亭、北极阁、张公祠、汇泉寺。风太大，我们不愿游铁公祠，就回到雅阁吃饭。得诗一首。”这首诗就是《大明湖》，写作时间应是12日中午饭间，地点雅阁。饭毕，到山东书局，买了一些书，胡适的日记中也记下书目，计有12种，其中《风雨楼》零种，京沪都不可得了。15日上午九点，与王祝晨、聂湘溪等游览黑虎泉和千佛山。胡适对千佛山印象极好，他说：“千佛山很好，山上有寺，有隋开皇时造像。我们爬到山顶，可望见济南全城、黄河及泰山一角。我们坐在山顶上大谈，很高兴。回到寺里，又大谈。一时半下山，到和丰楼吃饭，又大谈。”

关于胡适的诗，可以说从他发表第一首开始争论就从未停止过，胡适本人也有客观定位。在为《尝试集》第四版写的自序中，他写道：“《尝试集》是民国九年(1920)三月出版的。当那新旧文学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当那初次试作新诗的时候，我对于我自己的诗，选择自然不很严，大家对于我的诗，判断自然也不很严。我自己对于社会，只要求他们许我尝试的自由。社会对于我，也很大度地承认我的诗是一种开风气的尝试。这点大度地承认遂使我的《尝试集》在两年之中销售到一万部。这是我很感谢的”。到晚年，胡适的总结更是到位，他说：“新文学是从新诗开始的。最初，新文学问题就是新诗的问题，也就是诗的文字问题。——那一种文字配写诗，那一种文字不配写诗。”

前已对《大明湖》的上阕作了分析，再看下阕。“这里缺少一座百丈的高楼”，意为大明湖过于扁平化，没有制高点“使游人眼界放宽”，登高望远，不被眼前的芦苇、坝堤遮望。打破这种种此疆彼界，在开阔的地界里，才能真正看到一个湖面一体的大明湖。虽然大明湖曾经有一座超然楼，却毁于清嘉庆时期，此后大明湖一直无楼。但是，胡适的短诗《大明湖》显然已经超越自然，而是以湖喻“国”，对当时军阀混战的局面极度不满，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迅即统一疆域，缔造一个大明天下的国家，结束割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明湖》不是一首纯粹的描写大自然景致的新诗，而是以诗言志，表达自己政治愿景的诗。

历史总有很多巧合，就在胡适先生感叹或为大明湖被“划分得七零八落”甚为惋惜，并指出“这里缺少一座百丈的高楼”之后，或许济南人听到了先哲的呼唤和期盼之声，百年后，一座全新的超然楼在大明湖畔拔地而起，人们登上超然楼，正如诗人所期待的“使游人把眼界放宽，超过这许多芦堤柳岸，打破这种种此疆彼界”，兴致超然的游客们“依然寻出一个大明湖”。在心旷神怡之时，再去品读《大明湖》一诗，深为胡适先生当年的那种高远意境和深邃诗意所折服。

【民间记忆】

## 运河巷子里的挑水夫

□李学朴

挑水这个职业，现在根本看不见了，可时光倒转去一百多年，中国的大小城镇大多没有自来水，吃水都靠人挑，因此在城镇中的大街小巷里都活跃着以挑水为职业的人。他们栉风沐雨，含辛茹苦，仅凭一根扁担、两个水桶和一身力气赚取微薄的收入。在运河岸边或井旁，那一路水迹由密而稀地向城里的大街小巷延伸，成为留在小城的古老记忆。

过去，临清居民日常生活基本上都用运河里的水，挑河水要过堤岸，爬岗下坡，挑水也是个苦力活。因此，给人们送水，就成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必需。挑水工构成了市井生活链条中的重要一环，这个行当也就应运而生。清代得硕亭《草珠一串》竹枝词写道：“草帽新鲜袖口宽，布衫上又著磨肩，山东人若无生意，除是京师井尽干。”它既生动描述了挑水工的工装穿戴，又道出了挑水工的不可或缺。只要井不干，就有挑水工。颇有点儿地老天荒的意味。

旧时临清挑水的，又叫挑水夫。每天清晨六七点钟，挑水夫就推着水车，按预先定好的路线，把水挑送到店铺或居民家中。挑水的工具有扁担、铁水桶、木水桶，还有独轮木架水车。车的前轱和后架都有一个可折叠的立木支撑，这样停车时可保持车身平稳，以免桶中水因倾斜而外溢。独轮车两侧木桶(也有铁皮桶)装6桶水，桶上留一个灌水口，桶下留一个倒水用的小孔。卖水时，将大木铁桶下边的木塞拔出，将水放入木桶内，挑水夫的水桶也很别致，为了防止灌水时水满溢出去，每个木桶的提把处都拴有一根绳子，绳的另一端系一块小木板，当桶里的水盛满时，小木板就会漂浮在水面上，防止水溅出，将水桶放满后，使用扁担将水桶的水，挑进客户的水缸里。

日常用水，有包月和零挑两种。一般的店铺和大户人家习惯用包月。包月，就是讲好是按日送水一次，还是间日一次，不管倒入缸里的水是多少，按月给予说定的水费。按规矩，都是月初先付钱，后送水。零挑，就是按挑给钱，二分钱一桶，一般人家喜欢零挑，有时一天一算，或两三天一算。也有的长年吃水的老顾户嫌给钱麻烦，可预先购买水牌子，一个水牌子一挑水，水牌子的多少，根据用水住家而定。挑水夫每天按一定时间给用户送水，按用水户的要求，挑水夫随叫随到。

挑水夫用坚实的双肩、沉重的脚印和道道水迹，将水送往他们熟悉的街巷院落买水的人家。他们的付出是巨大的，但收入却甚微。

在我儿时居住的那片街巷里，记得有一位姓王的挑水夫，当时，街坊邻居都叫他王大叔。此人生性木讷，不善言辞，每天只晓得闷起脑壳挑水。我们巷子里的四邻八舍，家里几口人，每户的用水情况，他都了如指掌。有句话叫“戏大如天”。王大叔更是把挑水送水这份差事看得比天还大。他服务殷勤周到，水净时准，从不让户主操心。有一次，王大叔挑水时，一个调皮的孩子往水桶里吐了一口唾沫，他发现后，立即把那桶水倒掉，又重新灌了一桶干净清澈的水，送到水户家里。

王大叔用的扁担是一根枇杷木做的扁担，弹性好，韧劲足，用了几十年已被摩挲得油光水滑了，扁担的两端也被绳子勒出两道凹槽。王大叔的水桶换了不知多少次了，可这根扁担就一直跟着他。王大叔每天挑着他的那对水桶穿行在古城的街巷里，夏天穿一双塑料凉鞋，冬天裹一双毡窝子鞋。挑起水来步履轻快，似如燕飞，巷子里的人一眼就能认出他来。

王大叔长年往返水站挑水，每天几十趟，难免有出差错的时候。有一天下雨，泥泞的巷子路滑，不想脚下滑了一下，一担水只剩下小半担，他执意不肯，硬要返回水站重新装水，有人劝他，何必呢，跟水户说一声，也就算了。

过去，临清古城里有不少开茶馆的，多数茶馆、酒肆、饭馆、旅店，自己备有水车挑水伙计。那时的茶馆，不仅卖茶水，还卖白开水，商铺多会到茶馆买开水。茶馆一般与挑水夫有联系，周围的居民，谁家需要水，只要跟茶馆打声招呼，不一会儿挑水夫就会把水给送去。旧时，城里还有提着水壶和大碗，沿街叫卖白开水的。他们游卖于繁华的商业区，或集市、庙会、码头等。进不起茶馆的人或有急事的商贩，多会站街来上一碗白开水，既能解渴，又便宜，还方便。临清有一句俏皮话叫作“大碗白开水——抹嘴走人”。

投稿邮箱：

qlwbrwq@163.com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李皓冰 美编：陈明丽